

云兮传

风华倾天下

YUN XI
CHUAN QI

上

芥沫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云兮传奇

风华倾天下

YUN XI
CHUAN QI



芥沫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芸汐传奇：风华倾天下 / 芥沫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00-2539-4

I. ①芸… II. ①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1350 号

芸汐传奇：风华倾天下

芥沫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策划	涂继文 秦 瑶
责任编辑	袁 蓉
封面设计	壹书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0 千字
书 号	ISBN978-7-5500-2539-4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49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云溪传

风华倾天下

YUN XI
CHUAN QI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你让本王去哪里	001	第十一章	喜脉的真相	163
第二章	你还不走	018	第十二章	药鬼求丹药	180
第三章	紧急解毒	033	第十三章	结怨小师妹	197
第四章	私刑，不会屈服	049	第十四章	紧张的治疗	213
第五章	偷跑，将计就计	067	第十五章	要她当细作	229
第六章	救星终于来了	083	第十六章	她的身世秘密	245
第七章	杠上宜太妃	098	第十七章	查将军府内奸	261
第八章	坑走她的嫁妆	114	第十八章	回娘家立威	278
第九章	秦王有求于她	131	第十九章	线索又断了	294
第十章	太子的怪病	147			

云溪传奇

风华倾天下

YUN XI
CHUAN QI

CONTENTS

下册

第三十章	闹上秦王府	455	第三十一章	高调，为她正名	470
第二十九章	喂药，失控边缘	442	第三十二章	坚信，放手一搏	487
第二十八章	毒丫头别担心	429	第三十三章	求人，教你一把	503
第二十七章	他叫顾七少	412	第三十四章	你们的什么关系	519
第二十六章	人证和物证	399	第三十五章	本王说到做到	535
第二十五章	毒人，强悍敌手	387	第三十六章	斗酒，麻烦不小	551
第二十四章	最大的嫌疑人	371	第三十七章	将计就计坑回去	568
第二十三章	夜访，有惊无险	354	第三十八章	认识了十年	585
第二十二章	本王名下的人	337	第三十九章	除夕家宴出人命	601
第二十一章	先不打草惊蛇	321	番外（一）	择日完婚的秘密	621
第二十章	韩家的口舌之争	315	番外（二）	落红白帕的秘密	626

YUNXI
CHUANQI

第一章

你让本王去哪里

天宁国，帝都。

万人空巷，全城轰动。满城的百姓全都涌到永安大街看热闹。

今日，秦王殿下奉旨迎娶韩家嫡女韩云汐。

旗锣伞扇，八抬大轿，迎亲队伍长如龙；一路锣鼓唢呐，炮竹轰鸣，喜庆热闹又不失皇家的庄严威仪。

然而，比迎亲队伍更热闹的是周遭的老百姓们，他们正热火朝天地议论着这场婚事。不为别的，只因为这迎亲队伍里从头到尾都不见新郎官的身影。

新郎官不露面，这还叫迎娶吗？

议论声一度盖过了喜庆的唢呐锣鼓声，闹哄哄的一片成了这场婚礼的主旋律。

若是一般人物撞上这种事，岂不得哭死在花轿里？然而，新娘子韩芸汐却气定神闲，淡然自若。

没有新娘子的正襟危坐、紧张兮兮，她早就摘掉红盖头，慵懒地倚着。她一手支着脑袋，一手掀起窗帘一角，饶有兴致地看着外头的一切，仿佛自己也是个旁观者。

她是天宁国医学世家韩家的嫡女，她要嫁的人是云空大陆最负盛名的三王之一——天宁国秦王龙非夜。

秦王殿下少年封王，是皇位之争中仅存的皇子，年纪轻轻才二十出头，论辈分已是如今天宁国唯一的皇叔。

传言，秦王殿下不干涉朝政却是天宁国位高权重第一人，就连天徽皇帝都要让他三分；

传言，秦王殿下剑术精绝，深不可测，可以一敌百，所向披靡；

传言，秦王殿下俊美得如天上之清月，尊贵得如暗夜之神，生性冷如冰，拒人于千里之外，至今都没有女人可以入他的眼……

秦王龙非夜，那是一个神一样存在的男人！

然而，她韩芸汐却是一个废材丑女！

多年前，韩云汐的母亲天心夫人医术了得，救活了当时的皇后，也就是如今的太后。太后便下懿旨，天心夫人若得女便指婚给七皇子龙非夜，若得子便招为驸马。

无奈，韩芸汐一出生就克死亲娘，且脸上长瘤，丑若无盐；身在医学世家却长成了一个不懂医术的废材丑女，简直一无是处。

这桩婚事一拖多年，成了秦王的禁忌。偏偏前些日子秦王惹恼了皇帝，皇帝一纸令下，令他择日完婚。

忽然之间，喜乐、议论声全都戛然而止，只听外头喜婆大声惊呼：“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大喜的日子，身为喜婆居然当街高喊不好了，明显是故意的呀。

新郎官不来就算了，喜婆还想怎么样？韩芸汐不动声色地听着。

“哎呀，错了，咱们走错路了，刚刚那个路口得右拐才对，咱们给左拐了！”喜婆那语气，就差哭天喊地了。

“我当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这条路也能到秦王府。”

“就是就是，王婆婆你老糊涂了不是？大喜的日子说什么晦气话，刚刚不也是你指的左拐？”

轿夫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王喜婆却连连跺脚，“我就是老糊涂了呀！坏事了！从这里走，至少还得一个时辰，新娘子会错过吉时的！”

这话一出，瞬间全场鸦雀无声。

吉时这事，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半晌，一个轿夫才怯怯地问道：“那……那退回去右拐吧？”

“说的什么话？”喜婆狠狠跺脚，脸上厚厚的脂粉因生气都裂开了，“新娘子不能回头的，更不能走回头路，你这是诅咒新娘子被休回去吗？”

这话，让轿夫哑口无言了。

听了王喜婆的话，韩芸汐在轿子里连连翻白眼，这个喜婆是秦王府派来的，这么做明显是故意要让她迟到。

也不知道这一计是秦王府的太妃娘娘还是秦王殿下本人想出来的。还没进门呢，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真是绝了。若误了吉时，日后秦王府要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还不都得推卸到她头上来？

其实这一回天徽皇帝下旨，让所有人都意外，包括韩芸汐自己。

若是可以，她也不想嫁。

可不嫁，正好让秦王府的某些人称心如意，她自己则是忤逆之罪，死路一条。

看着喜婆可憎的嘴脸，韩芸汐依旧老神在在，缄默不语。

要知道，她才不像外界传说的那般愚蠢胆小，人人都是可以欺负。

要知道这桩婚事好歹是太后赐婚，皇帝责令，她倒要瞧瞧秦王府最后能拿她怎么样。

外头，媒婆和轿夫商量了许久，最后只能继续往前赶路，四个轿夫不要命地跑，把韩芸汐颠得够呛。

但是，最终还是错过了吉时，足足迟到了半个时辰。

秦王府一丈高的气派大门紧紧关着，就连侧门也全都关上，门口围满了京城百姓，早就指指点点议论开了。

“听说韩芸汐可丑了，怪不得秦王连露个脸都不乐意。”

“呵呵，连天下第一美人都想着嫁入秦王府，韩芸汐算什么？我看就算进去了，她也是守空房的命。”

“还别说，人家面子大着呢，迟了半个时辰才来。哎哟，等得我这腿都酸了！”

韩芸汐满不在意，她一边摩挲着脸颊上的瘤，一边透过窗帘缝隙看出去，只见秦王府大门口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一点喜庆的装饰。如果不是花轿临门，谁都看得出来秦王府今日娶亲。

冷冷清清的场子无疑是在告诉韩芸汐，她是不受欢迎的，送上门来人家都不要。

王喜婆正在敲门，没敢用力只轻轻地敲，半晌，大门没动静，侧门却开了，一个老守门奴站在门内，没走出来的意思。

王喜婆连忙跑过去，很有职业素养，欢天喜地笑得特喜庆，“新娘子到啦！新娘子到啦！”

谁知，那老奴才只瞥了花轿几眼，不屑道：“太妃有令，误了吉时，明日再来！”说罢，“啪”的一声，门被关上了。

明日再来？

原来这就是误了吉时的后果，果然没有最绝的，只有更绝的！

周遭先是一片寂静，随即便爆发出一阵阵大笑。

这估计会在天宁国历史上记上一笔吧，居然让新娘子明日再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周遭的看客们都笑抽了，就连送亲队伍里不少人也忍不住笑出声，任谁都是头一遭遇到这种事。

花轿里，气定神闲的韩芸汐终于缓缓地眯起了双眸。

秦王府，欺人太甚！

王喜婆灰溜溜地走回来，唉声叹气道：“哎呀，太晦气了，我当喜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样的！回去回去，赶紧回去！”

闹了大半天，就这样回去？

就在轿夫重新抬起轿子的时候，韩芸汐厉喝了一声：“等等！”

呃……

谁说话？

众人停住，四下张望，找不到说话的人。

“王婆婆，劳烦你去问问，明日几时来？”韩芸汐再次开口，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违逆的威严，声音不大，却让周遭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一时间众人都不可思议地看向了花轿，这真是韩芸汐在说话吗？这种情况下，她不是该偷偷哭了吗？居然还敢说话，而且还说得那么大声？

“王婆婆，你还愣着做甚？难道要本小姐追究你带错路的责任吗？”韩芸汐骤然厉声。

王婆婆始料未及，吓了一跳！带错路是太妃交代的，秦王府自然不会追究她，但是，韩家真追究起来，她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呀，到那个时候，太妃才不会保她呢。

韩家这个生性胆怯、任打任骂的臭丫头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王婆婆也顾不上那么多，急急就应道：“是是！大小姐稍候。”

“咚咚咚！”这会儿敲门可不温柔了。

还是那个老门奴开的侧门，“干吗呢，让你们明日再来，没听明白吗？”

“新娘子问明日几时呢！劳烦通报一下太妃。”王婆婆好声好气地求。

老门奴诧异了，这新娘子有点意思，“等着吧。”

王府的后花园亭子里，宜太妃正和几个诰命夫人搓麻将，全然没把娶儿媳这件事放在心上。

皇帝亲政后，先皇的几位太妃死的死，守陵的守陵，就这宜太妃母凭子贵，没人敢动，连太后都对她礼让三分，三年前她嫌皇宫住得闷，搬到王府和儿子住。

侍女猫着腰过来，低着头在她耳畔禀报：“主子，新娘子问明日几时来？”

宜太妃正在下牌的手一僵，转头看来，“你说谁问的？”

“新……新娘子。”侍女还是压低声音回答。

“胆子不小呀！”宜太妃纳闷了，只是忙着打牌也没放心上，随口说了句，“还是已时。”

问清楚时间又怎么样？明日来，还得让她迟到。

“已时。”王喜婆把话带到花轿前。

谁知韩芸汐冷冷地给了三个字，“原地等。”

周遭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位韩小姐的不对劲，王喜婆却还没头没脑的，大叫起来，

“新娘子不能这样啊，咱们不能堵人家的门不是？会被人笑话的，不成不成，没有这个理呀！哪有到人家大门口来等嫁的？”

“是你说不走回头路的，怎么，你要诅咒我被休回娘家吗？”韩芸汐冷声质问。这不是王喜婆刚刚说的话吗？王喜婆语塞了。

“等不了的可以走，回了韩家拿不到工钱别找我。”韩芸汐好心提醒。

众人面面相觑，越发觉得新娘子厉害，谁也不敢走，只能原地坐下，和新娘子一起等。

王喜婆见状，孤掌难鸣，也只能在轿边坐下来，她忍不住想掀起垂帘瞧瞧新娘子的样子，真像传闻中那样奇丑无比、胆小自卑吗？不会是换人了吧？

迟疑了片刻，王喜婆怯怯地伸出手去。

王喜婆刚掀起垂帘一角，韩芸汐就一脚踩住她的手，阴沉沉问：“吉时未到，你要请我下轿了吗？”

“不不！我……我不小心的不小心的！”王喜婆连解释，忍着疼不敢叫。

韩芸汐这才放开她，优雅地缩回脚，慵懒地倚在轿中。八抬大轿宽敞舒服，正好能让她睡个觉。

她才不会那么笨真回去明日再来，如果真回去了，明天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耽误吉时呢。

秦王府碍于皇命不敢不娶，却可以整出很多么蛾子拖延，最后吃亏的还是她自己。

虽然不想嫁，但是她知道，秦王府这个大门她必须进，否则，到了最后，宫里头怪罪下来，她会被推出去当替死鬼。

秦王娶亲立正妃已经是轰动全城的事情了，她在秦王府大门口这么一等，事情必定会传到宫里去的，只要宫里一关注，明日吉时秦王府再不乐意都得给她开大门！否则秦王就是抗旨了。

思及此，韩芸汐挪了个舒服的位置，安安心心地睡了。

此时，养尊处优的宜太妃已经没了平素的闲适，匆忙忙亲自赶到秦王府侧门，透过门缝看出去，见外头一片喜庆的红，那保养有素的脸马上阴了。

“母妃，韩芸汐这个女人好奇怪呀，外头说她胆子小，怎么今日就这么大胆了？刚刚宫里派人来问怎么回事呢。”慕容宛如一脸担忧地说道。

她是宜太妃收养的义女，温婉贤惠，逆来顺受，自小伺候宜太妃，比亲女儿还贴心，一句“母妃”足见她在秦王府的地位。

“这个丑八怪，跟本宫斗到家门口来了？”宜太妃阴险地眯眼，手指往脖子轻轻一划，示意慕容宛如把人解决掉。

慕容宛如面露恐慌，“母妃！人死在咱们家门口，多不吉利，万一皇上怪罪到殿下头上？”

秦王府门周遭也是有防卫的，人死在大门口确实说不过去，何况，这件事全都都关注着呢。

宜太妃不笨，冷静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好啊，所以她就赖在这里不走了！啧啧，这个丑八怪心机怎么这么重？”

“母妃，现在怎么办？明天吉时一到，咱们是开门还是不开门？”慕容宛如无奈地问。

“哼，这么想进这个大门是吧？就让她进来，本宫倒要看看她能待多久！”

宜太妃可不好惹，在守卫森严的秦王府里就算再天大的事，都是传不出去的。

慕容宛如一脸无奈地点头，眼底却闪过了一抹得意。

她早就盼着韩芸汐进门了，宜太妃有意将她许给秦王，可惜她出身卑微永远当不上正妃，只能屈居侧妃，她最怕的便是秦王正妃的位置被有权势之人夺了，她斗不过。

韩芸汐这么个破相的女人，不过是皇上用来羞辱秦王的工具，只会让秦王和母妃厌恶唾弃，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而太后钦点的秦王正妃，即便是死了，位置都必须空着，如此一来，最适她意。

慕容宛如心情不错，挽着宜太妃的手，小心翼翼地陪着走。

“哎，太后要把你赐给非夜，我这辈子也算心愿已了喽。”宜太妃轻轻拍着慕容宛如的手，十分惋惜。

“母妃，宛如只想一辈子伺候您。”慕容宛如连忙表态。

“当本宫的媳妇也能一辈子伺候嘛，平素没事的话，多往秦王书房里去，懂吗？”宜太妃笑道。

慕容宛如羞红了脸，低着头，人见犹怜，宜太妃见状更喜欢了。

“母后，秦王晚上该回来了吧，要不明日谁踢轿门呢？”慕容宛如又问。

“没人踢正好，她就继续待在轿子里等呗。”宜太妃语气随意得像是在讨论天气。

天都黑了，韩芸汐还在沉睡，天晓得这副身体有多疲惫呀。

然而，意识深处，她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

韩芸汐立马睁眼。这个声音不正是她那个解毒系统发出的警告吗？

这是她带来的异世的宝物，可以检测到毒素存在，自行调配出解药，储存药材。

“嘟”声似于“毒”，这是在提醒她附近有有毒。

韩芸汐之前就怀疑自己脸上的瘤是毒素沉淀而成，如今解毒系统这么提醒，就一定是了。

她闭眼尝试用意识打开解毒系统，查看了里头的备货，发现药材和一些医用小工具还是很充裕的。

韩芸汐往外头看了一眼，见众人都在瞌睡，确定暂时不会有人打扰她，便取出随身携带的金针，开始处理自己脸上的毒瘤。

本想采些毒瘤里的血液放入解毒系统里检测的，没想到这毒液被她一嗅就确定是什么毒了。

这种毒素叫葡萄球，算是常见的毁容毒素，有点能耐的毒师都能化解。没想到堂堂医学世家韩家，居然任由女儿遭这份罪，也没人帮她解毒。

这毒，必定是有人故意下的！

韩家是吧，这笔账她记下了。

医者不自医是有道理的，虽然解这个毒简单，可毒在韩芸汐脸上却有些麻烦，她只能摸黑进行，放毒血，清毒素，配药敷药，折腾了足足一小时才全部搞定。

把东西收拾好，韩芸汐重新盖上喜帕，冲外头喊了声：“王喜婆，我饿了，弄碗面来。”

王喜婆守了一天，没见秦王府赶人，心知肚明其中利害关系，也不敢再得罪韩芸汐，立马就去买。

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递进去，掩盖了药味，韩芸汐让王喜婆退下，这才揭下盖头来，大快朵颐。

此时，不远处高楼上，韩芸汐的准夫君，秦王龙非夜负手身后，凭栏而立，正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看不到他的正脸，只见那身姿颀长英挺，伟岸如山，一袭黑衣劲装，神秘、威严，散发着狂妄霸气。他就如同夜之神祇，高高在上，睥睨苍生。

“殿下，调查清楚了，轿子里的女人确实是韩芸汐，王喜婆是太妃的人。”近身侍卫楚西风恭敬禀告。

“宫里什么情况？”他的声音冰冷、低沉。

“传遍了，不少人私下还打赌，赌她明天能不能进门。”楚西风如实回答。

龙非夜这才转身过来，俊朗冷硬的相貌似天工雕刻，俊得人神共愤，灯火照在他冷若冰霜的脸上，却怎么也照不进他那双黝黑深邃的眼，那是一泓寒潭，一个深不见底的谜。

“本王也好奇她进不进得来。”龙非夜冷冷地说着，踏空而行，往背离秦王府的方向去。

楚西风愣了。殿下竟也会有这等好奇心，他不是一直拒绝听到跟韩芸汐有关的任何事吗？

明天的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么？

翌日一大早，秦王府门口就人满为患，韩芸汐一定不知道，不管是宫里还是宫外，至少有三十大庄家，就她今日能不能进秦王府大门这件事开了赌局，下注之人多

达数千。

喜乐声还没起，周遭人声鼎沸就够热闹的了。

韩芸汐都不用担心睡过头，直接被吵醒了。她处理掉药渣，轻轻抚摸脸颊。原本一片毒瘤的地方早已光滑平坦，细腻温润。

可惜没有镜子，否则韩芸汐就能见一见自己现在的模样了。她想，即便不美，没了毒瘤至少也不再是丑女了吧？也不知道秦王殿下会不会因此不那么讨厌她，少为难她一些。

韩芸汐从解毒系统取了几颗防身毒药放身上，又取了纱布将匕首和金针绑在手臂上备用。随后她盖上喜帕，端坐轿中闭目养神，等待吉时到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即便是婚期的第二日，依旧引得帝都万人空巷，就连韩家的人也乔装打扮，混迹在人群里想看个究竟。

终于，吉时到了！

“吱呀……”

随着秦王府大门打开的声音，嘈杂的大门口立马安静下来，谁都不敢出声。

秦王府并没有耍赖，大大方方把正大门打开了，可是，却不见新郎官出来，就连一个迎亲的人也没有，只有守门奴老刘走出来，站在门边。

这是……几个意思？

新郎官好歹得来踢一踢轿门，新娘子才能下轿不是？

这情形，让原本寂静的大门口陷入一片死寂，众人不约而同盯着花轿看，不管是赌新娘子能进门的人，还是赌新娘子不能进门的人，全都紧张万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混迹其中的几个韩家人都忍不住在心里痛骂起韩芸汐，虽然嫁入秦王府是高攀，却也不带这么自找羞辱的呀！

王喜婆眼底藏着冷笑，就是不说话，让场面陷入尴尬，等着吉时过去。

可谁知，突然“嘭”的一声，轿子门从里头被踹开来，韩芸汐凤冠霞帔，红喜罩头，落落大方走下轿子。

她身材不高，偏清瘦，喜服并不合身。可她挺直了腰杆，高昂脑袋，这么一站，自有一番风骨，令人一看就移不开眼。

“吉时到了，喜乐怎么不吹打起来？”她大声问道。

这话一出，众人才回过神来，弄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天啊，新娘子居然自己踹门下轿了，怎么能这样，这不合规矩啊！

“你这个女人真太不要脸了，居然自己下来，嫁不出去硬上门吧，犯贱啊！”

人群里，突然有人破口大骂。

周遭的附和声四起，犯贱，不要脸，甚至连妓女的字眼都骂出来了。

韩芸汐也是人呀，还是个女人。

她也觉得自己很不要脸，可是，除了这样做她还能怎样，被困在轿子里等明日的吉时吗？她等得到吗？

皇上不过是和秦王赌气，才责令他娶妻，事情真闹大了，皇上还能把秦王怎么样？最后，各种错只会落在她身上。

她死了，婚约自然就没了。

心头掠过一抹辛酸，韩芸汐还是振作了起来，活下去才是王道。

漫骂声中，韩芸汐大声质问：“这本该是秦王做的，可秦王太忙来不了，我只能代劳。你们的意思是我犯贱是秦王导致的喽？”

这话一出，全场立马炸开了锅。

“韩芸汐，你颠倒是非，血口喷人！秦王才不想娶你呢！”

“就是，你真当秦王愿意娶你呀！你自小到大都没照过镜子吗？不知道自己长什么鸟样？”

韩芸汐止步，转身面向声音来源，身子骨瘦弱，声音却底气十足，“太后指婚，皇上责令本月完婚，你们说秦王不想娶我，那秦王岂不违背皇命，阳奉阴违？哪些人说的，都给我站出来！”

话音一落，全场瞬间寂静了，刚刚那几个人吓得脸都青了，瞠目结舌，再也说不出话来，而周遭众人也无人敢再议论，诽谤秦王的事，谁敢做呀？

众人闭嘴，一片安静，韩芸汐深吸了一口气给自己鼓劲，她骄傲地扯着嗓子大声道：“喜乐，响起来！”

两队礼乐师谁都不敢耽搁，连忙站好队形，开始吹奏，锣鼓笙箫加唢呐，欢天喜地吹起来，说有多欢庆就有多欢庆。

韩芸汐抬起手，王喜婆连忙就上前扶，新娘子都下轿了，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扶进去，就全是她的错呀！

于是，在数百人目瞪口呆中，韩芸汐挺直了腰杆，一步一步登上秦王府门口高高的台阶，一步一步走得特别优雅，似漫天的风华都被她一个人占了去，尊贵不可侵犯。

这让不少人都忘了，她本是个丑女。

谁知，就在韩芸汐步上最后一级台阶，刚刚站稳的时候，突然一道暗镖从旁飙飞过来，掠起她的喜帕，打落在地上。

“啊……有刺客！有刺客！”王喜婆大声尖叫，撒手就跑，一不小心从高高的石阶上滚了下去。

王府两侧立马飞出数名护卫，四下查看却没发现刺客。许久，除了那暗镖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动静了。

众人都心慌未定，韩芸汐也被吓到了，心嘭嘭嘭地跳。她会解毒可不会武功啊，刚刚就差那么一点点，暗镖就射到她脑袋上了，好恐怖！

护卫领头走过去捡起喜帕，检查了暗镖交给旁边的人处理。

“韩小姐，给。”领头亲自将喜帕送过来。

韩芸汐拍拍心口，定了定神，这才转身去接，“多谢。”

谁知，她一转过身来，侍卫领头就突然瞪大眼睛，啊一声大叫，惶恐得急急后退。毒瘤都消除了，她还很丑吗？

侍卫领头这么惊恐的反应让韩芸汐忧伤了。

不过，丑就丑吧，反正她向来靠手吃饭不靠脸，背对众人做好心理建设，韩芸汐大大方方转身过去，将喜帕转递出，“王婆婆，没事了，你上来吧。”

谁知这一转身，背后众人全都倒抽了口凉气，王喜婆的尖叫声比刚刚还要大，“你……你……你怎么，啊……”

韩芸汐并不知道自己这一转身是如何倾城倾国倾天下，风华万千，只听人群里突然有人大喊：“太美了！你真的是韩芸汐吗？”

美？她还未缓过神来呢，下面便是一片轰动。

“不是说韩芸汐是丑女吗？怎么回事？”

“传言害人啊，韩芸汐你比天宁第一美人还美！”

“秦王殿下知道吗？谣言不可信呀！”

一时间，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连韩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度怀疑韩芸汐被调包了，可是，遮去半边的容貌不看，这个人就是如假包换的韩芸汐。

只能说韩芸汐倾城倾国的容貌，被那毒瘤藏太久了，今日一鸣惊城惊国。

门口一片轰动，嘈杂的声音甚至传到王府大堂去，宜太妃和慕容宛如一听婢女来报，全都傻了眼，如坐针毡，两人在大堂里一坐一起的，恨不得亲自出门瞧个究竟。

此时，王喜婆已经重新替韩芸汐盖上喜帕，扶着她迈过了高高的门槛。

新娘子就这样进门了，众人还在惊叹于她的美貌，甚至都忘了还有赌局。

人群里，一个相貌姣好、衣着光鲜的女子正使劲拽身旁的男子，愤然转身。

“大哥，韩芸汐的脸一定有问题！我之前偷偷看过，奇丑无比，看了都想吐呢！”

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天宁穆将军府的三小姐穆疏月，身旁那位则是天宁国最负盛名的少将军穆清武。

他是个俊美的男子，面部线条刚毅，五官轮廓深邃，即便脱去一身铠甲，仍旧威武帅气，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写着光明与磊落。

刚刚那暗镖正是穆疏月打的，她可是天宁秦王的铁杆爱慕者，和所有爱慕者一样，特别讨厌韩芸汐，本想当众羞辱韩芸汐一番，谁知道竟成全了她。

穆清武被吵烦了，他反扼住穆疏月的手腕，毫不客气厉声道：“这里也是你撒

野的地儿？马上给我滚回去！”

他本无心插足这场闹剧，却被新娘子的胆识所吸引，驻足看了一会儿，没想到满是软骨头的帝都竟然还有把硬骨头，居然还是个女人。

穆琉月早就习惯了大哥的粗鲁，抓着他的手撒起娇来，“哥哥！那个女人一定有问题啦。”

“有问题也跟你没关系，回去！”穆清武命令道。

“跟你没法好好说话！”穆琉月撇了撇嘴，懒得再跟他多说。她心下琢磨着她得去找那帮好姐妹们，大家想办法调查调查，指不定这个韩芸汐还真是冒牌货。

新娘子进门，新郎官又不在府上，怎么拜堂？王喜婆得了宜太妃的命令，直接送入洞房去。

“她真有那么漂亮吗？”宜太妃满脸狐疑地问。

“太妃娘娘，奴婢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呢！也不知道外头那些谣言是怎么传的，硬生生把这么个大美人说成丑女！”

“不可能！”宜太妃坐直身子，认真道，“她小时候我见过的，右脸有大块疤呢！”

“太妃娘娘，明日新娘子来请安您就看得到了，奴婢哪敢蒙您呀，韩家的医术了得，指不定给治好了。”王喜婆只能这样解释了。

宜太妃不耐烦地挥手，赏了几个钱便让王喜婆走了。

“母妃，这是大喜呢，她长得美便好，要不今日让她进来，咱们秦王府的脸就被丢光了，虽然是太后强加给哥哥的，可是，不给咱丢脸便好。”慕容宛如欣喜地说道。

宜太妃原本还因为韩芸汐的美貌有点欣慰呢，一听“太后强加”四字，又不开心了，冷冷地道：“太后把她大恩人的女儿强加给我儿子，这不是羞辱又是什么？长得再美，有用？”

慕容宛如无奈叹息：“哎，如果当初她娘没有救太后，现在……”

慕容宛如没说下去，但是笨蛋都知道如果没有当初，就连现在的皇帝，命运也会不一样的。

韩芸汐的母亲因为救了太后一条命，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好了好了，本宫不稀罕那位置，本宫有非夜就满足了，你也下去吧。”宜太妃揉了揉眉头。

“是，宛如多嘴了。”慕容宛如乖顺地退下，一出门就往秦王的芙蓉院去，只是到了门口终究还是止步。

她很清楚，这是龙非夜的私人场所。他很讨厌别人随意进入这个地方，连她这个义妹都不例外。

可是，如今韩芸汐却以正妃的身份堂而皇之地住进去了。

思及此，慕容宛如禁不住握起拳头，她想，只要龙非夜回来了，韩芸汐一定会被赶出来的。

韩芸汐哪里知道芙蓉院这个地方的特殊，此时她就坐在床榻上。等了半天，见一个人都没来，她便大胆地掀起喜帕，起身来伸了个大懒腰，索性连重重的凤冠都取下了，一时间整个人如释重负，轻松了好多。

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是照镜子，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能让外头那帮人夸张成那样，也不知道哪个歹毒的家伙打暗镖要害她，没想到却让她惊艳了一把。

此时那个歹毒的家伙应该很郁闷吧？韩芸汐心情不错，大大咧咧往镜子前一坐，这下竟连自己都惊呆了。

她对着镜子发怔了许久，没想到没了毒瘤，自己的脸会这么美。她想，这张脸至少不会让秦王太难堪。

她至今都没见过秦王，却听说秦王是天下最俊美的人。

她起身走了一圈，发现这间屋子不一般的大，卧房不过是这屋子里的一部分，没有门，用厚重的垂帘隔着，垂帘之外还有更大的空间，右侧是室内温泉池，左侧是书房。

前方是幽深宽大的过道，两排高大的圆柱，重重垂帘，直通大门。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间卧房，而是一座寝宫。

“好大呀！”韩芸汐溜达了一圈，回来都觉得腿酸。

这屋子那么大，居然连个人影都没瞧见，找个问话的人都没有，真怪。

韩芸汐坐回榻上，琢磨着今儿晚上新郎官会回来吗。

然而，她从早等到晚，别说新郎官，就连个人影也没瞧见。

夜深人静，她靠在枕边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一个撞击声传来，似乎是撞窗户的声音。

卧房里的油灯太小，照不到外头，韩芸汐等了许久都再没听到动静，心底掠过一抹不安，她小心翼翼地走出卧房。

“什么人呀？”

外头昏暗寂静，无人回答。

“有人进来了是吗？你是谁？”韩芸汐又问，拿着油灯照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脑海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提醒她有毒，怎么回事？

难不成有人投毒进来要害她？

韩芸汐一个哆嗦，立马转身要回卧房，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脚踝。

“啊……”